

## 多幅真跡「漂洋過海」

邁進展廳，主題牆簡短的文字赫然寫着「整個展覽期間維米爾真跡不少於27幅」。之所以有此註解，源於畫家最著名的作品，被譽為「北方蒙娜麗莎」的海牙皇家莫里茨美術館《鎮館之寶》《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也破天荒地參展了。展覽開幕時共28件原作，但自4月1號《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返鄉後便只留27張完成本次展覽，卻依舊亮點頗多。

帶有唯一一幅畫家自畫像的《老鴉》，剛剛修復完成、從畫中「揭曉」丘比特像的《窗前讀信的少女》都出現在本次特展中。展覽中另一個驚喜來自三張紐約弗里克收藏館的《女士和持信女僕》《女孩被她的音樂所打斷》《職員和微笑少女》。要知道弗里克收藏館是從不出借展品的，2015年筆者到訪參觀時館內甚至不允許拍照，這次竟然把三件真跡打包借展還隨便拍照，真是意想不到的福利。英國國家美術館、華盛頓國家藝廊、德累斯頓古代大師畫廊等機構也將館藏多幅真跡悉數借展。

三幅至今仍有爭議的作品，美國萊頓收藏的《維金娜琴前的少女》、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所藏《聖普拉塞迪斯》、華盛頓國家藝廊的《持笛少女》都漂洋過海來到荷蘭，和那些毫無爭議的大師真跡同室懸掛，對於藝術愛好者而言，也是一次當場直觀對比的難得機會。畢竟，能千里迢迢專程來看展的「死忠鐵粉」，對維米爾的作品自然是了然於胸，所追求的，都是那份無論高清图還是書籍圖錄均無法帶來的咫尺之距「對臉」賞畫的體驗感。要知道，維米爾本人生前也從未在一個空間內集中欣賞過自己如此多的畫作，如此看來，我們這些三個多世紀後的觀眾反倒比畫家更幸運。



▲約翰內斯·維米爾《老鴉》，德國德累斯頓古代大師畫廊館藏。

## 獨一無二的策展方式

鑒於畫家短暫的藝術生涯和屈指可數的存世真跡，展覽並未遵循傳統的年表式展線設計，而是根據其作品主題來劃分了「城中冒險」、「早期野心」、「首幅室內」、「向外凝望」、「近觀」、「外界來信」、「音樂的魅力」、「向內看」、「呼喚紳士」、「世界觀」、「反映虛榮與信仰」等多個細分主題。上述有些只對應一幅作品，有些則將一組相似題材歸類。如果從展陳層面總結這場獨一無二的展覽，最深刻的感觸就是任何花裏胡哨的策展方式在滿眼的傳世名作面前都是華而不實，多此一舉。展覽中既沒手稿也無文獻，就是實打實的28幅真跡且尺幅大都很小，但維米爾畫中那些精心設計的構圖和耐人尋味的細節仍讓觀者倍感意猶未盡，回味無窮。牆面以暗紫、墨綠、深灰、赭石等暗色調為背景，讓畫中映射在室內的溫暖日光成為當之無愧的主角。

在展覽的最後單元，藝術家年表和根據創作年代先後羅列的畫家作品清單分別印在兩面牆上，還為「缺席」的9幅真跡特別標註了星號。或許是受維米爾畫中靜謐的氛圍所感染，展廳裏雖然人頭攢動，但觀眾們卻井然有序地圍在畫前欣賞，即便三五好友討論也都是輕聲細語。說實話，儘管大多數作品我都曾在各地親眼得見，甚至於2018年底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創亞洲紀錄集中展出9張維米爾真跡時已倍感幸福無比。但把藝術家畢生2/3的畫作「齊聚一堂」的震撼，如此「一網打盡式」的觀展體驗，巨大的信息量和難以言喻的觸動撲面而來，我仍需要長時間消化和品味——畢竟隻言片語怎能概括一位大師的整個藝術人生呢？



▲約翰內斯·維米爾《女士和持信女僕》，美國紐約弗里克收藏館館藏。

## 重溫荷蘭黃金時代高峰



## 領略維米爾藝術世界

史上最重量級的荷蘭黃金時代繪畫巨匠約翰內斯·維米爾大展，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展覽近4個月後終於落下帷幕。這場2023年全球最重量級的古典西畫大展自2月份開幕起便吸引了全球藝術愛好者的目光。究其原因，由於維米爾是慢工出細活的典型代表，他在世時完成的作品就極其有限，存世油畫作品更是屈指可數（毫無爭議的34幅，仍有爭議的3幅，共計37幅）。

王加（文、圖）



◀展覽現場觀眾們井然有序地圍在畫前欣賞。

本次特展破天荒地匯集了全球各大藝術機構的28幅畫家真跡，其規模可謂前無古人。展覽門票早在3月份便在官網宣布售罄，印證了這場空前絕後的「維米爾大秀」巨大的吸引力。畢竟，凡有條件者都不願錯過這一畢生可能僅出現一次的藝術家回顧展。

## 「藝術無國界」

清晨還未開館便早早排在門外。為了本次特展，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特別設立了兩個入口——一個是博物館的常規入口，另一個則是維米爾大展的獨立入口，兩隊均大約排了50米的距離。9點鐘開館前，工作人員會逐一確認此列觀眾是否持有維米爾展預約門票。隊伍裏的藝術愛好者均是千里迢迢來自世界各地，站在我後面的四人操着美國口音，兩位老年夫婦分別坐在輪椅上，由他們的孩子推着，一邊隨隊緩緩前行，一邊分享兒時由父母帶着他們到此一遊的寶貴記

憶，「偷聽」了一陣竟有些動容。互不相識的我們帶着各自的故事、經歷與回憶，從四面八方不遠萬里專程趕來，就為了一位已故三個多世紀的荷蘭繪畫大師史無前例的特展，真正詮釋了何謂「藝術無國界」。

進入館內，工作人員在驗票之後會分發一個黃色的印有展覽名稱的一次性手環，這是當日無限次出入展廳的憑證。獨立的展覽通道腳下有一條印好的三種藍色指示條，順着走便可直接前往展廳。

遙想四年前，也是此時，我為了館內的倫勃朗逝世350周年大展初訪阿姆斯特丹，走的是同一條路。四年前，館內的「鎮館之寶」《夜巡》前沒有玻璃牆，畫前被人圍得水洩不通；現因為修復，人們只能站在玻璃外遠遠「膜拜」，顯得清靜了許多。連倫勃朗的故居也翻修了新的展覽區域，但國立博物館的特展安排仍一切如故，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很奇妙。



▲約翰內斯·維米爾《酒杯》，德國柏林畫廊館藏。

## 與倫勃朗「各走一門精」

從早年的宗教題材到成熟期的室內風俗畫，從兩幅恬淡寧靜的室外風景畫再到那幅名滿天下的肖像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維米爾在他從藝二十年的時光中在主題和風格上也經歷着細微的變化。

身處倫勃朗的「主場」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並在「填鴨式」地集中觀看維米爾畢生畫作後，很難不對兩人的藝術風格進行對比。倫勃朗和維米爾代表著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藝術巔峰。當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呼風喚雨時，維米爾還未成年；前者從未離開過荷蘭，後者則在家鄉代爾夫特從生到死。二人的人生軌跡有大量時間段是重合的，結局也都是潦倒而逝。倫勃朗在而立之年便已成為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畫家，並在創作《夜巡》時達到藝術巔峰。然而，反倒是他那些在晚年貧困潦倒之後用已入化境的粗略筆觸所塗抹出的滄桑肖像更為感人至深。相比之下，維米爾沒有經歷過從成熟期到晚年風格的演變，他的生命定格在了43歲，而他的藝術則給世人留下了最完美的印象。

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尼德蘭地區的畫家們便以細膩逼真地描繪物體質感而著稱，這一優良傳統延續到了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又在倫勃朗和維米爾的引領下達到了另一個高峰。在國立博物館分別近距離直面二人畫作，明顯感覺二者「各走一門精」：倫勃朗的創作題材更為多元，肖像、風景、歷史神話以及蝕刻版畫無一不精，而維米爾則在風俗畫領域獨孤求敗。巔峰期的倫勃朗就像看電腦高清图，而維米爾則像加了一層薄薄的朦朧濾鏡；前者的絕活是勾勒出以假亂真的蕾絲和金器，後者則把珍珠那珠圓玉潤的「包漿」質感用作畫龍點睛之筆。一個是運用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通過暗色背景打透人物凸出畫外的立體感，另一個則是利用窗外日光的暖色調映襯出室內空間的縱深感……一場絕無僅有的藝術家回顧展，提供給觀者總攬全局的視角。



▲約翰內斯·維米爾《代爾夫特風景》，荷蘭海牙皇家莫里茨美術館館藏。

## 風景畫靜謐通透

和室內場景的「濾鏡感」截然不同的，一進展廳便映入眼簾的兩幅僅存的風景畫則格外通透。維米爾在《代爾夫特風景》中並未採用在達文西之後風景畫家所常用的呈現遠景朦朧的空氣透視法，而是在景觀中維持了一致的高清晰度。他以一個並不常用的視角記錄下了家鄉代爾夫特的景色，並巧妙運用雲層遮蔽的光影打造出絕佳的層次感。而《小街》則運用一位坐在門旁、另一位站在通道內的女子所處的不同位置來營造出空間的透視縱深。頭頂低壓的雲層更是如實反映出荷蘭地區溫帶海洋性氣候的特質。不過在維米爾的風景畫中，無論是河面、雲朵和人物都彷彿被他按下了暫停鍵，即便我們在幾個世紀後站在畫前，都不忍去打擾畫中被「凝固」的靜謐氛圍。儘管荷蘭黃金時代風景畫大師輩出，但無論是在西方風景畫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勒伊斯特達爾、擅畫海景的威廉·凡·德·維爾德父子、還是同樣存世風景極少卻張張精彩的倫勃朗之中，維米爾的兩幅風景畫都是獨樹一幟的存在。

再普通不過的日常，反覆出現的靜物道具，人物在室內不經意間的驚鴻一瞥，以及那些時光被凝固的城景，構成了維米爾畢生的藝術體系。他沒經歷過倫勃朗的不可一世和大起大落，也不具備他畫中的華麗和戲劇感。在代爾夫特城之外默默無聞的維米爾，坐在家中慢慢地「修煉」其畫中的樸實無華和靜謐寧靜。然而他僅存的這些真跡，就如同他畫中頻繁出現的珍珠一般：即使畫面平淡無奇，仍掩蓋不了其奪目的光芒。這是專屬於維米爾的魔力，也是他在去世三個多世紀後仍能感動世人的魅力所在。